青山集卷三

比心堂記

元 趙文 撰

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記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也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自羲農黃帝堯舜以來所謂開物成務所謂位天地育萬物人人皆當視之爲已分內事顧用之有大小爾吾鄉鍾君瑞伯醫士名其

堂曰此心瑞伯此心即自有天地以來此心書曰欲並生哉天地間有一人焉不得其生於我心有戚戚焉古之聖賢所以皇皇汲汲爲斯人計者凡以自盡其心而非爲他人計也充此心也以爲醫即何暮夜風雪之敢辭何金錢豐約之敢較瑞伯挈此心以名堂天之明命粲然心目之間所以發深省者多矣自古聖賢之經世皆醫也堯之世患在洪水禹醫之夏商之季患在無君湯武醫之周成王之時患在戎狄猛獸周公醫之春秋

之患在亂臣賊子孔子醫之戰國之患在楊墨孟子醫之皆此心也自漢唐以後雖號爲賢君相者亦不過隨證施治以偷目前之安而千百年長治之計莫之省憂此心不盡者多矣吾爲瑞伯記此心亹亹及此欲君知此心之體之大益充而盡之也吾老矣所謂聖賢經世之事無復夢見矣顧自少時亦嘗有志於岐黃之書而未得其說旦夕當升瑞伯之堂叩心法焉故樂爲之記

約心堂記

彭君秉周取昌黎復志賦語名其讀書之所曰約心余問於秉周曰子知昌黎復志賦之所由作乎子樂甚昌黎何能及也秉周未達余曰復志賦之作也昌黎從隴西公於宣武意必有不得以行其志者故其為此賦自述平生嶔崟嵚歷落無所不至其詞大槩嫉貪佞之汙濁懲此志之不修而曰苟不内得其如斯兮孰有不食而高翔吾然後知昌黎之所謂約心也君子讀書為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此身可困可戹而不可

以負吾心之約負約於人猶曰不信吾與吾心言矣能
愛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
矣㫁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據理可否銜袖進大吏不可
其意不得不小回互意終日鬱鬱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
列顧孺人稚子咿嚶涕泣止雖守道君子不以勢權私
昵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蓋雖崛强如退
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仕宦累人從古則
然而況吾世今吾秉周幸脫科舉之累而無仕宦之意

堂有可事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浩然俯仰豈不可以得君之初心故曰君樂甚昌黎何能及也君讀書為士之初所以與此心約者何事豈非欲為聖為賢豈非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雖未得以遂兼善之願豈不可以如獨善之約願君夙夜無負斯約也與心約而負之對鏡窺影必有靦然于其面目者此即我心之責也今世纍纍若若決非我與秉周所可徒手得幸而得之必有負其初心者故不為秉周願之也秉周起謝

曰如約遂書以爲記

復初堂記

人以生爲初天地以開闢爲初吾言初異也昔者混沌之未始有一物也天地而既開闢矣然後人與鳥獸草木生焉於是有范金合土鑿泉竅穴刋山墾田築城浚隍而又窺以渾儀算以巧歷腥以殺伐辱以偃溲日中之火月中之水靡不智取力索斲樸破圜乃毒其天斵荒鑴頑朴畧不還而天地爛漫矣爛漫之極而天地精英

之氣衰耗而無餘其所鍾日日趨於憔僥夭閼然後山
傾海運日埋星沉而向之五伯七雄之所爭伯夷季札
之所讓一旦澌泯滅沒化為黃流蓋自是息之以至所不
知何年之久是爲天地之復初迨夫其氣休息之久盤
礴欝積不能以不發泄則又一開闢如羲農黄帝出焉
者是乃天地憂患之始而非初也人之未生也所謂性
者與一氣同遊於渾淪亭毒之表耳目口鼻四肢且不
知其何所寄也夫焉有所欲俄而有生矣生者賊性之

始也耳而聲目而色口而味鼻而臭四支而安佚而去
未生之初遠矣然後有得則喜失則悲以至於相靡以
力相戲以智而去生之初又遠矣人能返觀内照以游
乎未始有生之初然後知血肉之身固未始有一物也
則亦可以蕭然於事物之外而得吾之所謂性者矣此
之謂復初劉君明國名其堂曰復初而求記於余明國
嘗有聞於吾書之外者故樂以斯言就正焉

青溪書院記

將為感今懷古而泄其憤懣則必之乎故都廢苑興亡百戰之場此豪傑之士不得志之人悲歌慷慨者之所快也至於立德立言以俟久遠則必之乎窮林邃谷清泉白石娛憂舒悲之地則好脩之士成德之人安時處順者之所樂也傳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心之與境自有不相謀而相契者豈知者必惡山而仁者必惡水哉金陵爲六朝廢興之海古今詞人賦客於此寄懷古之感者多矣青溪發鍾山而接秦淮綿亘十餘里温太

真庚元規諸賢之所遊覽者也又有齊高帝之舊宮江總之故宅張麗華孔貴嬪之陳迹荒煙野草寒水落日孰非可賦謂豪傑之士不得志之人悲歌慷慨者之快非與吾友國録陳君生長是溪之上世亂以來四方之迹何所莫有未老倦遊睠焉是溪將歸而誅茅溪上讀書其間爲佚老計而求余文以為記余謂國録當盛年以文章魁别頭祈嚮何許遭時如此古今興亡之感可爲流涕者往往身親見之至於緣崖蹈海幽憂沈痛終

古無有杜牧之劉夢得金陵懐古不足言也君之讀書
於是溪也能無慨然乎抑所貴於讀書者以義理之榮
敵外物之感也大莫大於天下其興廢成敗皆外物爾
而況今之所謂科第者哉而況今之所謂貴富者哉若
感慨之心不除終不可以讀天下之書窮天下之理異
時縱有成立亦不過功名之士與聖賢所處天地懸絶
國録不可以不之思也國録試以是思之則青溪之爲
青溪無往非世道間外物之去来正自何足介意國録

名黃裳吾弟宗彊同年進士

虛室記

有一比丘名曰志一而號虛室作禮青山請山受記山言汝室何處若在虛空虛即非虛既言虛者不涉名義著一虛字即是實相何況以室而來說虛室言我此虛室指我此心實無有室山言汝心何處室既無對山即爲設方便法門比丘汝住何山室言我所住處名武功山其山綿亘跨吉潭表可八百里我於山中結草爲菴

令後增修作大寶刹汝刹何處云在山上汝山何處云
在虛空虛空何處室言虛無邊際安得有處汝知虛空
無有邊際云何將空來說汝心汝從阜菴以至建刹不
論大小其室皆有四維上下汝今將室來說汝心則汝
此心亦應有此室言我心豈有東西南北上下山言汝
知此心無有東西南北上下則知此心非一室比虛空
無盡世界無盡當知汝心亦復如是汝此幻身從無得
有如虛中山如山上刹而汝元心本無住着若言此心

有住着相即同刹中百種莊嚴龍象幡幢鐘鼓香花淪於一物汝之此心不在身内亦不在外即虚空是不可言虚只在室中從汝室中無非虚處室是汝身虚是汝心室有限量虚無限量無量爲主有者爲客汝室未壞則汝主人寄在室中汝室壞時則汝主人曾無不壞隨汝所業即汝住處譬如窮人陷落坑壍譬如賈人移居别所譬如富人囊橐有餘隨所往處無不快樂我今與汝云何證知到快樂處於此比丘合手賛嘆得未曾有

山作記已重說偈言志一汝當知心非虛非室若言非虛者將心來示我若言非室者云何生萬法名一號虛室虛一意云何有一即非虛言虛並無一萬法歸於一一歸於何處若知一歸處虛室字亦無虛室字既無安用記與偈受記求記人當作如是觀

恕堂記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孟言恕如此先儒又釋之曰以己及物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仁聖之事恕賢之事抑聖固不待推謂賢者必待推則亦未必盡然儒者說義太密下字太謹尊聖人太過而自待太薄仁人心也人心未有不仁亦豈無自然流動處而必待推乍見孺子將入井亦豈有待于推而後能怵惕惻隱哉又豈必聖人而後能爾哉而況夫醫者以生人爲業者也人方呻吟于一榻之上顰而望瘉者百口亟起而圖之如救焚拯溺猶懼不及而方爲之强恕爲之近取譬而後推已以及之人

果然并亦不得謂之賢矣陳君祥甫世業儒又得禁方於其外舅傅氏遂爲醫儒名其燕坐之所曰恕堂余謂恕第二念也見人之疾而爲之惻然者第一念也是即所謂仁也祥甫自其第一念而充之亦不待復近取譬矣病者望君如望歳吾豈止以强恕望之祥甫哉祥甫自尊夫人存時施藥迄于今不廢吾升恕堂其伯仲怡然以春其諸少彬彬然以文皆能爲儒爲醫以昌其家恕之生意流動充滿如此

雲山記

雲出於山當歲旱時焦然萬生求滴潤不可得神龍出其膚寸而枯槁立起山之有是雲也非雲也雨也非雨也百萬億蒼生之命也士之行道救時也亦如此矣天地間樂莫樂於生意使天地之內無一物不遂其生於吾心亦若慊焉彼與我並生者槁乾且死而吾亦何樂於此士安得皆得卿相之位以行其志不必卿相之位而可以行志者惟醫爲然彼技之不精者吾無望其雨

也幸而精於其技有可以濟人之具而不肯少動其心以及人則雖有此雲將焉用之劉君景雲業醫諸公多愛景雲者景雲未嘗自表異也景雲天分高使其讀書為儒當過人而屈之醫景雲對余時時有華元化晚年之悔予語景雲讀書為儒將以行吾志方延聘如旱歲龍公雨瓢西歸而瓣香東至使人望君來如望歲出門引領其雨其雨君至徐視其四大增損而雨之無不立起雖使景雲得志為卿相於一時其樂何以過此顧君

出是雲以行雨也小之可以澤一鄉大之可以澤天下以至於君之子孫所不知何人將同此一生意未已也因書以為雲山記

得中齋記

中難得中於此時尤難過乎中則亢然而取忌於人不及乎中則靡然而失其所以為我儒者於是曰我且守中然而如里克之中立胡廣之中庸其究歸于靡然而已矣中難於此時尤難其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可得

而親踈者而後免於此世矣黃得中劔江佳士朋友皆稱曰心隱得中謙厚不欲自標牓也曰我實得中奈何必心隱我乃大書其齋曰得中而屬余爲之記余復于得中曰中之爲物宜若一定而不可易而又曰時中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是中之爲中特未定也令君之得中也何如得中曰何知許事吾平旦而起爲令人着令服命唐天食唐土露香對天已吾書教兒常飯留客茶罷清談商畧未有天地之先既有天地之後或問時事

吾不知酒取交歡不至亂性詩貴言志不必忤時或棊或壺各取適意爭則敗與為商頑固不敢名項籍亦不能大官貴人未嘗敢數踏其門歲時稱觥上壽為民之禮不敢不盡吾所謂得中者如此其時耶權耶我何與知焉吾然後知君之友稱君心隱甚當不隱則汙迹隱則矯隱不以迹而以心斯得中矣是心隱即得中得中即心隱也得中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書爲序

太原堂記

太原堂者開禧丙寅誠齋楊文節公爲南江戴氏所書也後八十餘年其地歸于王君濟翁濟翁因舊而新之客有登斯堂而慨然太息者曰異哉太原王氏得姓之始也王爲周同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有功因賜氏世居太原至今千有七百餘年矣當誠齋書扁時寧知今日太原之子孫得而居之哉魏起安世殿而其後得而居之者安世也桓氏作盤龍齋而其後得而居之者盤龍也事雖不可槩論而亦有適相似者可感也當其營搆

之初與一時命名之意孰知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與乎其間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而世之人以爲私意小智果可以爭於定分之外豈不過哉抑自世變來往時高門大第壯麗雄偉有數十百倍於太原堂者矣忽焉過之爲蔬園爲馬廏而一時詞人墨客穹碑大字不爲野人之所樵野火之所燬者鮮矣今斯堂得歸於濟翁讀書之地亦豈非斯堂斯扁之幸哉代之廢興正自常事繇姬以來代不一姓而王氏忠厚一脉久而愈昌今濟

翁新卜於此天以一代之文人豫告其兆於八十年之前太原之子孫其能長有斯堂也必矣吾故爲君記之使太原之子孫讀書於此堂者知其非偶然之故也

平實堂記

吾少時從先友王見可客于白沙之上見可諄諄篤厚君子也又六年吾從見可之子桂龍雲叟偕試進士京師偕報罷去彼此不復相聞又二十年與雲叟相見須山下兩家長上各凋謝而雲叟亦老冉冉如余矣念二

三十年間人事盛衰反覆何可勝道而吾與雲叟故書破硯無恙雖棲遲至此可悲可笑然更可自慰也雲叟以其讀書之室曰平實者請余記孤生流落尚安能爲故人作文字哉念君別久且爲君說令我旦起漱盥焚香教兒讀書一二卷既食且茶部分僮奴灌蔬飯魚絛桑漚麻或時鄰翁野老相逢新聞舊見亹亹相勞苦退復課兒讀書夜燈對家人談米鹽常事有酒酌一再行不然則否顧兒童温書讀倦既就枕無復人間得喪夢

親賓過從稱家有無酌薄厚以為禮歲時先祀簠簋豆籩何能一一如古鄉風節物禮意不廢而已書畫曝之硯滯滌之琴瑟几杖各就處所往時見道士言水銀丹沙可用燒以為丹又餌黃精胡麻得不死更見建竺山大仙說西來意皆空浮渺莽終不能信戰國策所載機謀術數或謂熟此即黃金白璧可立談致坐懶不能惟兒時先人所受孔孟書卓卓可信未論孔孟安得無愧吾先人與足下家君也雲叟聞吾言大喜曰君乃真平

實者樂哉平實人知平實之可厭而未知平實之可樂也顧書之以為平實堂記

至樂堂記

樂有幾人所共尊而榮焉則為貴財有餘而衆附焉則為富棟宇而繪焉為宫花石而玩焉為圃酥酪而飲饌水陸之珍而食焉則為厚味金玉珠璣象犀翠羽以為飾錦縠以為服嬋娟窈眇娱心悦目則為治容治容之旋折為舞其鳴為歌操弄絲竹則為淫聲馳駿良蜚鷙

翰從禽於天六博角抵鬬鷄蹴踘爭勝於人以笑以嬉若是者皆樂也南昌胡伯正名其堂曰至樂問君何樂曰讀書教子而已嗟夫異時誰不以讀書教子爲事彼非有所樂乎此以爲是可以一日而攫取天子之卿相也十數年來無所事乎此矣而君方以之爲至樂不亦異乎伯正慼然告我吾先人之於書也勤以書教我其望我不能不如君言也自科舉罷吾以爲士無所於用則折節改業以羞吾先人多矣今吾去城市而耕於野

而後知讀書之爲至樂也昔者吾讀書於吾父之側天下之至樂也而吾不知其樂者科舉累之也科舉罷十年吾猶不知其樂者猶有所累之也吾今而後知其爲天下之至樂也古先聖人之書至樂具是天亦哀于四方之士抱至樂之具纏於科舉之累而不得有其樂者七百年車書混同脱此桎梏士之讀書者無時文掇拾之勞無場屋得失之累心胷曠然開卷之頃聖賢之蘊天地之心軒豁呈露是日也掩書而起童子伊吾於前

聲若金石素交至門啜雙井鬬品共聽之俯仰天地之間高論六合之外其樂孰有過此吾所謂至樂也子前所陳者世俗之樂也正使得之憂亦伏焉未若吾之樂之為至也余曰美哉子之言乎請為子書之為記

文溪兩峯樓記

樓於萬竹之上所見無非上者而兩峯獨名焉高也高且得名宜為物之所忌而莫能忌之人能立已於高而待物以靜物莫之爭矣當樓之未作也文溪雖有兩峯

而無所用之咸淳已巳王君希申始作樓於居之西偏以受之然後兩峯始爲斯樓用嘗試登斯樓而望之山遠而天宇寛地平而生意滿遐覜勝趣四面輻湊而所謂兩峯者東向而立與樓相宜若顧而語若俛而揖蔚然有神俊氣宜其足以都此樓之名而非他山之所得與也然君之以兩峯名斯樓也豈徒愛是峯而已哉其意蓋以自屬而且以屬其子也始希申之連舉於漕也與其伯氏希吕而兩令其子智則讀書於此也復與其

季沂則而兩山川所鍾連翩競爽殆非偶然之故二子之讀書於此樓也亦思子之先君子之所以教者乎夫山巔者爲椒督者爲岡邊者爲崖足者爲麓而何取於峯說之者曰上秀者曰峯夫人之自立要當卓然於萬物之上而後可雖然物莫切於彼此之相形獨立以爲高高易並立以爲高高難陳太丘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此相高說也相高爭之似也爭於勢利則不可爭於名節道義文章則可蓋昔者首陽之山有兩峯焉

曰伯夷叔齊以名節高龍門之山有兩峰焉曰二程以道義高峨眉之山有兩峯焉曰二蘇以文章高區區愛智則兄弟顧此峯如首陽如龍門如峨眉豈惟立而身抑亦光而親不是之競而他求所以相高者焉吾見其靡然皆然自同於丘垤培塿而已矣智則勉之哉人之觀于兄弟者甚於子之居是樓以觀兩峯也於是智則起再拜請書其語于壁以朝夕觀焉

浮眉樓記

吾友陳元吉僑寓劒江之客樓而名之曰浮眉蓋取簡齋詩語也元吉與簡齋俱眉人同六世祖簡齋貫洛陽解褐參大政而元吉貫金陵魁别頭登第今客此每眷然土思厚之至也蜀五十四州流落東南者何限時改月化殆將忘之君復生長東南知眉山面目何似乃能不忘其初君賢乎哉是樓内湖外江畢陳于前江外諸山隱約可見浮眉之名所爲立也君登臨是閒可以讀書可以賦詩可以飲酒獨不可者古人憑髙眺遠必傷

悲感慨形之歌詠今一爾即爲治世怪民王仲宣江山信美非吾土之感使作於今將朝誶而夕替蠶叢魚鳧知復何許杜鵑有無何與人事人生實難而焉用感慨爲哉昔人言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今世何功可立惟立德立言正屬我輩科第或偶然得之文章不可猝然致也眉自蘇後未有以古文名世者雖簡齋功名事業亦僅以詩傳覩君文力上接三蘇浮眉之秀於是乎在益大其成與眉山俱傳朋友之望也元吉起拜曰唯唯

余曰未也君高才吾所敬服而求田問舍輩不能不以傲疑元龍吾知君非傲者而處此世不可以蒙此疑也知崇效天禮卑法地知固貴崇禮不厭卑天地之道也君已元龍矣吾其敢復作劉元德語乎元吉起重拜曰敢不端居深念

一樂堂記

吾年家鄒君次陳悅道故居宜黄城中亂後奉其親偕其兄依士林以居而名其堂曰一樂屬余爲記余問於

悅道曰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而君一樂何也悅道曰仰不愧俯不怍吾不敢不勉而未能信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吾方求教育於人者而能教育人乎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之所以與我則然吾誠樂乎此而已矣余甚羡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也居今世而有此又樂也自世變來昔者庶人之所不敢指斥祖衣税食於廣厦之內者俄而黄雲白草風沙跋涉愴心酸骨何可勝道而田野委巷之小人不得以有此樂蓋不足云矣

君於其間猶得啜菽飲水讀書絃歌如承平時雖使悅道得志爲卿相於一時亦何以易此樂也天下之福禍豈有定論哉方悅道登太常第歸拜堂下親賓舉酒稱足下家君壽當此時謂書生志願粗畢然後天江夜碎六合爲水海山震蕩仙聖播遷辛勤一第轉瞬蕉鹿家人骨肉青燈夜雨能不慨然抑孰知向微世變悅道兄弟宦遊東西二老人隨意就養其父母兄弟相聚之盛決不能如今日無疑也然則悅道享今日之樂豈可更

戚戚哉吾弟亦周亦出悅道榜下而余以其時厯京庠補成均生歸拜二親其樂不在悅道下今欲如悅道之一日又豈可得哉悅道家君桃溪先生鄉里師表伯氏次傳商弼與悅道同時舉于鄉當此之時而父子兄弟以文墨相師友又可樂也

集義堂記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塾也者大夫致仕者之教於家以淑其鄉之後進者也子衿刺學校廢而其詩曰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其先生長者見青青之衿佩佻闥於城闕閔然覩其來學于已用見諸侯之學雖廢而是時家塾猶有存者至是而後知先王之澤遠矣四海一家文教遠暨所在學校不廢益盛而山林僻遠又有相師爲書院以教鄉之子弟如富州同文書院者此三代盛世之所有而漢唐以來之所罕見也書院當南昌進賢臨川往來之衝實爲舊豐城之東地幽境勝於藏修息游爲宜李肖翁得屋於鄉之故家師同志共經營

之以爲書院凡鄉人子弟有志于學者聚而教焉又將買田以給生徒而名其堂曰集義肖翁及其同志之士周景純徐汝用蔡則名蔡學爲蔡學可求予文以記之余復于肖翁曰君之爲是舉也義也未至於集義也自吾之立身行己以至宇宙閒當爲之事皆義也諸君皆有責焉其自是一義而集之使至於不可勝用可也以是一事爲集義未可也抑吾有憂焉科舉以取士而壞士心者科舉利祿爲之累也學校以養士而壞士心者

學校飲食爲之爭也科舉未興士得免於利祿之累而士習猶未盡古以猶有學校也學校有田本以養士士果盡養乎否也學校設官本以教士又果有教乎否也子以爲學校之所謂教與子之書院之所謂教孰有益乎吾非以學校爲可廢也使主學校者以家塾爲心則學校之獘庶可革也書院幸而無田不以田也有田則有爭是集義者廼所以集利也士有志於讀書不待養也三代之學未嘗有田也子之欲買田也爲久遠計也

嗟夫文運之興衰其非人力之所得爲也必矣斯文未喪諸君世有賢子孫書院必不廢也以無田之學校延不官之師儒讀非科舉之書他日以之應選舉者所謂風俗淳一運祚長久終必賴之嗟夫余之望於集義之諸生也遠諸生其勉之哉

慈和堂記

彭養直兄弟居龍江之濵出共塵門之勞入有養母之樂玉田翁名其所居之堂曰慈和取潘安仁閑居賦壽

觴舉慈顔和之語也養直之弟慨道從余遊以記請于余余曰毋未有不慈慈未有不和也抑保有是和者難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兄弟之間一不得其天而親之顔有不和者矣爲人子者登高臨深足以危身茍訾茍笑足以召鬧一舉動言笑之不謹而親之顔有不可和者矣而況以父母所生之體從于人茍不得其所從則爲親羞貽親憂爲人子者可不慎諸讀潘安仁閑居賦所

以奉太夫人者何所不有板輿輕軒何所不可遊昆弟班白兒童稚齒何者不足樂而比之匪人望塵遥拜能不爲太夫人羞石友同歸能不貽太夫人憂不知此時之慈顏和乎否也科廢士無可爲役煩民無所庇後生習爲隨時知變之論不惜其身高者官下者吏得一付身如搴毛檄走趨庭下爲隸甘心焉辱固已甚矣一日尻高呼喏所以貽親憂者又重可歎也養直兄弟讀書養志以孝友聞于鄉又能因其先人之廬而葺之庶幾

肯堂者故余爲之記

野舟記

舟濟川之具也而橫野焉屈矣雖然以用言之則橫野不得如濟川然而以用不用爲榮辱者人也若舟則用不足爲榮而不用不足爲辱夫豈惟用不足爲榮將用之辱過於不用之辱多矣舟之涉乎江湖而遇風濤也大者檣傾楫摧小者行乎湍瀨之間木與石鬬至於齧食敝壞然後補苴葺治未及休息旋復勞敝而共蕭然

於野水之外也無是患也爲舟謀者與其用於江湖而勞乎寧其棄於野水而逸乎吾友朱成叔明敏士使其得用豈減今世之士哉而棄於此而老於此築室禾川古城之下自號野舟余偶過之見成叔弄孫灌園余喟然曰士不得志於世如此亦足矣因爲成叔言有用之勞不如無用之逸以廣成叔之意成叔笑曰子言是矣雖然用不用非吾所得爲也使其用吾得避風濤之患也邪夫舟太用則敝久而不用亦敝我將處於有用無

用之間余然後知成叔之未易量而余言淺矣并其說書之爲記

水雲鄉記

去宜黄二十里水繇黄山發源盤折百餘里至漳溪與四山縈抱是爲横舟譚公之藏左爲漳溪書院書院横舟公子前武岡使君某廬墓所也墓廬則其書院何讀書横舟公志也書院有横舟祠前有濠樂亭横舟公所建臨流觀魚公之精神尚往來是間山行可一里許望

青紅飛動樓觀欝然江滸者水雲鄉也鄉之門爲漳溪又門爲江風山月入門而右爲樓俯大江是鄉多山得江輒清曠使人意舒而樓以高故尤盡得清空之盛樓下爲堂曰貯清下樓而右門曰振屐登山道也行倦牒牒欲據地得擁高亭小憇又上爲一碧亭俯視士林生意萬頃士林者譚士居焉一碧亭既據高絶天日霽清盱山一筆出諸峯間若自靖獻以助士林之勝下山又得息軒小憩又行得雪矼雪矼狀如舟飛瀑雨聲潺潺

聽之久但覺身在舟中也又行入尋壑涉畧彴爲流觴
亭壁擁丹霞小有洞天有泉出龍口六月寒甚不可近
又東過流春亭亭壁湖水光山色融漾演迤興盡而出
西過跨碧遶園之泉由跨碧出于江又西爲濯清堂面
池月宵露曉荷氣逼人爽甚又於池外爲方臺高可數
尋外瞰脩碧漁舫上下前歌後答可吟而不可畫濯清
西偏又爲亭右上作古籀文流杯益奇視前所謂壁擁
丹霞處可俯也每禊時客衆分兩亭飛觴笑呼聲相聞

又出而西爲道院水竹幽遠逢漁樵必疑爲異人瀑聲終夜如雨不可聽隔濯清盈盈一水間有釣臺而湖山水木澹相輝映顧挹是所謂水雲鄉已是鄉自有宇宙以來不過爲沮洳闒茸之區耘夫蕘子躑躅其間惡知所謂山水之勝哉橫舟老仙疇昔深嗜未及營度有寧一丘相望邇只衣冠出游歌舞作樂遊者未必無意而倣室閒安高堂邃宇層臺累榭川谷潺湲又楚人所以招魂之道武岡君思其所嗜於此寄無思之思豈如平

泉金谷但爲遊觀耳目之娱而已哉武岡君既専此水雲而其文墨又足以發之故爲之書武岡字公植諱某世爲宜黄人梅屋其自號云

秋界記

彭君高則扁其讀書之所曰秋界余曰秋既清矣而復界焉不已隘乎曰非敢隘也古之君子不幸而處乎濁世所以自持其身者不容不嚴不容不辨必聖如孔子公山召欲往可佛肸召欲往可見南子亦可自非聖人

遊於其間鮮有不爲所汚者君子于此寧爲伯夷毋爲柳下惠蓋過于清不失爲君子過于和流入于小人今吾立吾身于風塵之外埃壒之表猶懼其失足焉若是而欲和其光同其塵有長樂老而已矣此吾之所以不容不秋界也余聞君言廩然世之不失足者鮮矣其初以爲同流合汚乃處此世之法而嘗試窺其藩久則深入焉而去吾界遠矣高則隱居龍湖以龍湖爲未深且密也而又過江焉蓋有意于辟世世方擾擾聲利之塲

決無爭予所者如余者無所容于斯世方將從君曠浪之野以分君一滴之秋故爲秋界記之庶幾他日遊君界中不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倦歸堂記

蕭同伯取山谷先生所賦其六世祖休亭語名其堂曰倦歸而屬予記之余問於同伯曰君倦而後歸不倦不歸也曰然君力倦耶曰吾真心倦矣余曰未也君未必倦也吾知君所以倦者方天下功名在盛時文士稍精

於其技者操數寸管欲撼場屋高科膴仕談笑攫取公卿大夫之任數日而取償於其君何其易也自試闈長碧沓黃冊飽銀蠹往時舉子大言斫月桂登雲梯兒童閭見問何語使人欷歔不能對武人稍誦七書挽二石亦可希當世用天下既一英雄無用武之地陳簡故編深藏遠屏恐人指爲可疑可怪之物酒酣扼腕猨臂故健而盃中無復蛇影矣士又何必皆工時文草駢儷拾前人咳唾傳客諸公間或學晚唐約畧近似便足稱詩

人亦能撼動當路黃金白璧可指顧取甚者近清光被
恩寵往往而有之今奏記簡畧一善書吏可辦寒士苦
吟不滿一笑雖才兼陳阮思出鮑謝安所售之東南偏
仄然時方無事何所不可飯魚羹今荆州無劉表遼東
無公孫度蜀無嚴武出門適莽蒼豺虎塞路天下雖大
何行而可雖欲不杜門累足自囚空山蓋不可得矣然
則君之倦而歸也天倦之也不然以君之意氣壓湖海
筆墨落儕輩非支離疏非兀者王駘非叔山無趾四方

上下談王說伯何所不可顧方嗒焉倦遊幅巾野服有慕於休亭之歸此豈其心之所欲哉於是同伯聞吾言大笑曰子言真能道人意子之倦毋乃亦類我乎余曰未也天固倦君而君歸矣雖然天不倦也君見夫日乎日之西而沒也以爲無日矣將旦時彼軋軋而東者猶昨日也由是而觀之則自盤古開天以至于今天未始一息倦也使天而倦吾其魚矣天下之大也人物之衆也是蒼蒼者亦必有此同伯今日之倦歸庸知非造物

者補汝黥息汝劓而將有所用之未可知也同伯其端居深念以待

學蜕記

嘗見丹家作蟬蜕圖𧮂蜣蜋運丸九轉而後脱殻以飛其容改潛化不可知其所以然學之變化氣質亦猶此矣吾夫子之聖變化氣質非有待於學然猶十年一化而後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況學者氣質之偏而可無學乎學之蜕也愚蜕明柔蜕强狠愎蜕爲温良澆

薄蜕爲忠厚桀驁蜕爲謙遜貪陋蜕爲潔廉學之驗也近世之學蜕異於是自屈首受書惟時文是急樸拙蜕纖巧重滯蜕輕便鈍蜕敏直蜕佞苟能此道矣即儒蜕官官蜕盗圭竇蜕爲甲第緼袍蜕爲狐貉簞瓢蜕爲鐘鼎糟糠蜕爲姬姜於是平陸蜕爲江海人類蜕爲走飛宗廟宮室蜕爲禾黍吾言蜕何限不欲言不欲言矣清江宋君大昌名其齋曰學蜕大昌之從子李任與余友使余記之余曰學如蜕荀卿語也其言則善其學則非

不廢其言可也學所以復性也而曰性惡禮學者之所當先也而曰禮僞性惡禮僞尚何學此其學所以一蜕而爲李斯與科舉累人久矣士欲舍科舉而専意義理勢有所不能科舉義理之學兩進日有所不給四海一科舉畢庸知非造物者爲諸賢蛻其蜣蜋之丸而使之浮游塵埃之外耶第恐學與科舉俱廢則改化其形容以蛻於彼者更穢於蜣丸爾大昌佳士其所講必有超然俗學之外者故顧以文字定交焉吾言俗矣大昌其

爲我蛻之

息庵記

胡君定甫營壽藏於永水之陽小江之上而名其庵曰息庵蓋取莊周息我之義而屬余記之按息之義止也亦生也止矣則何以生惟止故生也故氣之一呼一吸謂之息是其止也乃其所以為生也人惟過用其精神故未白頭而已成翁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是以老而佚非佚也血氣之衰耳死而息非息也不得不息耳若

夫有道之士未老而佚可以無老未死而息可以無死嘗試言之夫人之生其精神亦有幾何善養生者不必熊經鳥伸呴噓呼吸但一日之間稍息其心則神自還氣自定縱不能修之鍊之以至於長生而其可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可信不疑悲夫一世之人其所以役其心者何時已也雞鳴而爲利旦晝而梏亡使其神不得寧於其宮其氣不得宿於其海蟲飛薨薨甘與同夢方擾擾焉尹氏之爲僕銅臺之歌舞未終金穴之經營

未厭羲和走馬倏忽百年向之擾擾竟何爲哉竟何爲
哉定甫號雲心雲固無心也卷舒變化知所止息吾知
定甫之息其心也久矣修年未半婚嫁先閑弄孫抱甥
人事畧備菟裘餘暇及此樂丘我竹我松手自封植親
賓載酒永日笑談定甫之所以息乃定甫之所以生也
在易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定甫以暮年處暮世有
嚮晦之義焉當此時也退而宴息云爾定甫之息當作
如是觀劉伯倫使人荷鍤語未應早計太甚定甫達士

非有世俗之嫌而吾方拳拳俾壽之祝者朋友之情也亦定甫賢子之志也

青山集卷四

元 趙文 撰

記

詩人堂記

雲隱山人錢有常學道而好吟繪李杜蘇黄像置所居堂又取唐宋詩佳句書于壁而名其堂曰詩人堂或病之曰此龍太初之所以見詆於郛功甫者也而君以之名堂不已僭乎有常曰吾名堂之意不然吾嗜詩字於

壁者詩也吾以人居其間詩人云者猶歐公六一意也於是屬余書其意以爲記嘗見五代孫晟傳晟初爲廬山簡寂宫道士好學有文尤長於詩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壁晨夕事之宫中人皆以爲妖其後晟乃能以名節自見其可傳更有在詩外者今之僭有常非昔之妖孫晟者乎詩人本非大聖大賢之稱古之田夫野老幽閨婦妾皆詩人也彼以詩人僭有常者非也有常辭詩而受人又非余之所知也詩可能也人未易能也孟子

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至於聖人然後僅可以充人之形而無愧詩之難能未至若此也近世士無四六時文之可爲而爲詩者益衆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騷言選言杜出入韋柳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於城東馬隊之間者鮮矣是雖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饑而長哦抱膝而苦調未嘗無之然終不能勝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詩多而人

甚少其少者必窮必禍雖有高古之詩且將流落散逸泯焉以無傳甚可痛也有常蕭然山水間無求於世研朱點易掃地焚香庶幾不失其所以爲人者有能爲詩以詠歌其情性謂之詩人可也如余者迂踈齷齪宜其不合於時而獨爲有常輩之所厚山中去君幸近時時相從切磋以學爲人次學爲詩要使百年之後誦其詩論其人而無愧於此大

樂此堂記

如是逸民名其所居之堂曰樂此太初道人爲之書之
逸民請記於青山居士居士曰志於富者以金珠爲樂
志於貴者以官爵爲樂吾不知逸民所謂此者何樂也
逸民曰吾知樂而已而安能言之天下之樂樂莫樂乎
此唯我與爾有是夫是亦此也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此
也聖如孔子賢如漆雕開不能言而吾安能之吾知樂
此而已謂之樂道我何知道謂之樂天我何知天吾昔
者從諸公驅馳於功名雖有一日從軍之樂而苦亦備

嘗之矣今而後知此之爲樂也吾入有絲侍之娱出有棣華之韡守先人之業讀聖人之書曷子壻以學會賔友以文吟吾詩可以寫性情涉吾園可以觀生意掃地焚香啜茶觀畫弄琴臨帖投壺雅歌丹經内典瀟洒送日吾以爲亦似足樂也若彼之所謂樂者吾不樂也物無非彼亦無非此意者彼樂彼之樂無以異於吾樂此之樂而吾不能以此易彼也居士怳然驚瞿然立而曰果如君言人患不知彼此之分爾茍不知彼此之分則

認天下之至憂以爲樂者有之矣顏子不改其樂先儒謂其字最當玩味又教人尋顏子樂處所謂其所樂處即逸民之所謂此者歟逸民曰如是如是於是居士憑醉而歌之曰樂此樂此此我所處彼兮彼兮我所恥兮此樂此樂此我所托彼兮彼兮我所薄兮莫高匪山莫深匪林其比伊何閟我德音閟我德音俾我也尋逸民侯氏俊叔道人平遠趙公居士趙某大德庚子四月朔記

之間好事者繪之以爲圖苦吟者資之以爲詩其實荒寒寂寞人情所難堪者夫昔之江村猶未必樂況今之江村漁有租舟有算官徵長年駕萬斛單衣叫囂鷗鷺辟易頹茅卧壁風啼雨嘯漁童樵青鶉衣鬼質俯仰是間所謂樂者惡在端叔自妙年以筆力撼場屋嘗一日三矢破的使亡曹更待公孫彊即玉堂霧牕端叔平步矣事不意遽至此而端叔遂淹於此懷奇匿秀日與漁童蠻子相爾汝行吟澤畔能無慨然於此乎端叔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人生焉往而非寓耶吾北門寓也三江橋亦寓也昔者吾祖由清江而徙此也亦寓也使吾果玉堂焉亦寓也造物者亦吾寓而吾焉所逃之夫吾之寓於江村也則已過矣湣王王也爲人灌園東陵侯侯也賣瓜青門王孫咿嚶於路隅將軍困辱於南山以至紇干山頭之歌水東流朕西上之歎讀之使人欷歔流涕當其盛時亦豈不負黼憑玉走趨臣民而流離顛踣一至於此百年未滿何所不有即一士不得以功名

自見而釣魚閒處復何所恨顧聖王在上官無急徵鄉
無亂氓吾以詩書訓子孫爲江村幸民則足矣然皆非
吾之所得爲也吾視江村猶玉堂玉堂猶江村也余然
後知端叔之達非余所及

樸齋記

樸者詩書語孟皆未之言言質而已樸與質近而異質
無文而已樸又在乎文質之先樸所以爲質者吾友溧
陽大夫周元粹以樸名齋故相文山公旣書其扁元粹

以書來屬余記之余謂元粹人生有六尺大患誰能全此樸乎君方少時讀書爲文擢科第一行作吏持手版俯仰上官朱墨勾稽版籍多少虛實之數君之不得以全其樸也久矣人生自青陽至黃髮世故之累日深則樸日散自世變來前日之浮者未有不趨於實此亦世道反樸之機也然委曲以爲恭貶損晦匿以自同於衆人椎魯以爲無能頹闒以爲真敝車羸馬以爲儉皆巧於避禍者也彼豈誠樸者哉憶與元粹畧飯試禮部去

今二十餘年不惟人情與世事俱改雖吾與君敢謂不銷磨變化於世故邪元粹聞吾言怫然曰如君言則士之生於今者皆不得全其樸矣乎夫世變猶陰陽寒暑而樸則太極也吾遊於世變之中而吾之樸者未嘗散遊於陰陽寒暑之不齊而太極未嘗不流行於其間豈可謂今世無樸士士固在所自處爾余聞其言益敬君既書以記君壁亦以自警焉

竹間記

予來朱溪希程伯仲約余過所謂竹閒萬竹森峙如羣玉府時時有璆鏘鳴聲如古丈夫比肩立或默或語如玉京山列僊飄飄虛空之表奇哉然引目而遐矚則天光四垂平緑萬頃溪山宛轉各自靖獻使人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意然則希程之竹閒豈幽深有餘而不足于曠遠者哉晉竹林七賢逃於酒以避而王子猷號爲此君最相好者此人皆清淡放曠無意當世其竹閒也竹閒而已希程兄弟生乎功名之世徜徉竹閒正恐未能

忘情斯世也故斯亭之作立其身于幽深之所而寄其目於曠遠之觀吾豈敢以晉人之竹擬希程之竹哉因思靈均處乎衆濁之世清風高致自愛如竹而其遊目九州亦非恝然斯世者柰之何不得以如其心也於是寄之騷辭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余讀其語而悲之今希程之竹間也見天矣天宇方開二君雖欲爲孤竹之二子得乎乃作招隱之辭以徵二君曰樂哉兮竹間天風兮佩環悵世氛兮如織我寧玉質兮朱殷避我喧

兮在此兮毋剥啄兮吾之關君何爲兮竹間浮雲去兮天青還聯子鑣兮上征俯萬玉兮溪灣灑清風兮涼六合歸來歸來兮視此竹無厚顔

溪山勝處記

徃時過西溪訪融州公吟嘯處愛其境趣幽絶碧玉横陳漁舟上下有滄浪間意江外諸山翠色逼人可拾爲和壁間留題而去至今夢寐時到其處許景翔遺予書屬記溪山勝處余於是嘆天於忠孝之報遠矣吾鄉名

園何限十數年來俱塵埃瓦礫正使溪山未改亦誰敢以勝處命之惟西溪劉氏非獨園亭亡恙且爲祠奉其祖衣冠嘗遊之處曰讀書賦詩其下此吾鄉大家所無有也因思渡江死事諸賢各廟其地官其子孫融州之不得如諸賢天也而其子孫能守其園亭又即其園亭奉祠之讀其書學其詩天之報融州豈不大彰明較著也哉江清月寒融州公騎鶴歸來覽其溪山見其子孫題詠吾知公欣然一笑也然則兹園非溪山之爲勝也

以融州忠義勝以景翔之賢勝景翔詩筆瑰麗吾所敬服盖勉其所以爲人子孫者則溪光山色日異月新此之謂溪山勝處

山間記

山間張幼文書來言吾居萬山間有屋如掌跼而入僂而出榛莽荒穢不勝其敝先生爲我藻飾而揭大之向如余曰子居萬山間萬山間固子之屋也而子猶以爲隘乎太虛之間而天地天地之間而山山之間而屋固

愈隘矣而屋之間有子子一身之間有甚不隘者焉蓋雖天地不足以爲容也昔者舜居深山之中木石居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野人也及其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則非深山中之所能局也苟非深山之所能局則雖容膝之地而不見其不足如其不然雖有千仞之臺自達者觀之積蘇累塊而已矣且子生乎今之世正使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將皇皇焉不得其所安而求萬山間居之則虎夔藩盜騎屋無所逃而可令子偃然官

道之傍而不懾不避視門外之覆車者歲千百而子方傲兀吟嘯自得於天地間則以子之居之隘也而子之不隘者有力者之所不能奪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此豈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謂哉幼文喜曰得先生記吾居大矣

秋堂記

所寄先生之季子道威作堂於魁坊之西名之曰秋堂請記於余惟君家自宮講公以來勤勞竭蹷以耕於詩

目而顏子爲孔門四科第一人是亦顏子之秋也科有興廢而是科無興廢也待百畝之熟而後無饑者農夫也若夫辟穀之士彼且惡乎待哉人人有嘉穀人人可以有不饑者而人不能耕之也人人可以爲德行第一人而人不能爲之也道咸堂有可養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樂哉乎道咸德行内也科目外也科目之興廢未可知也道咸治其爲德行第一人者以待

鑑中記

自盤谷序重於世而天下李氏之堂皆盤矣季方之園曰盤中夫有中則有外吾自盤外來風於舟雪於陸遂篠之局束行李之跋涉甚於昌黎之訪盤谷子而馬頭溪深不可爲借車載過水入箱也吾過市焉平旦爭門者肩摩轂擊售者揚賈者抑操尺寸之物不征則吏且捽而縛之喧呼嘈吸之聲塞於耳倡坊酒市歌館噭噪馬通穢塗蜃氣腥骨使人不樂又過官府焉大官踞坐以訶百吏持獄以貨爲徃而鷙來吒皇皇焉有慘戚愁

悴之色鹿畏虎虎畏貙貙畏羆羆兕髙呼謈謈者嗷嗷於庭下奚其樂則又過佛老之宫焉以為天下言山林之樂者無過於此矣而來者買福迎者徼利撞鐘吹螺步虛而哀鳴晝夜不絶至於爭職之崇卑憂上之予奪抑又甚焉然後至於君之盤中市聲不聞官事不到有山林之閑而無饑渇之累溪山靜深花竹娟好清池躍魚喬木停鶯時方二月想見嘉木繁陰風霜水石更有竒趣君領容是中箋詩觴酒絃琴箭壺掃地焚香啜茶看畫

君有佳子弟聰明几淨讀書臨帖樂哉乎盤中吾非見盤外之不樂亦不知君盤中之樂也君徜徉是中出是中跬步不可出是中跬步即苦海矣或曰如子之說則士之隱於盤中者不復可盤外乎曰隱盤中則專其樂於已出盤外則同其樂於人未知李方意何如爾李方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竹易吟院記

立雪先生以詩文名江湖以齒德尊鄉里其子孟元克

世其業又能以竹推易四千九十六卦諸公號之曰竹易竹易既能詩喜與四方能詩者游築室所居之偏名曰竹易吟院以待詩人之來者葢立雪翁之志而四方豪傑之助也吟院成將勒助者氏名于石而屬余記之諸生有問余者曰易者聖人遺天下以決疑之書而詩則人人所以自通其情性者也故六藝中易之去詩也最遠今劉君名吟院而竹易之何余曰詩之爲物其作之也亦必心閒無事而後能未有擾擾焉得失利害之

中而能詩者也劉君吟院于此水石花竹之勝足以娱心風雲月露之觀足以卒歲焉往而非詩者君又時時取三聖人之書與賔客居觀動省知世俗之所爭所羨莫不有一定不易之數而皇皇汲汲之無益其亦可以息心于彼而適吾之情性于此矣吾觀三百篇中其出于周公之所作者皆沉着精詣為千古詩人之祖吾夫子之詩雖間見于傳記而不見于經其賛易也文言小象往往皆自然叶于音韻豈非妙理精義融液于方寸

而流動于筆古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歟由此言之竹易之有助于吟也甚大夫詩豈特窮者之所以娛憂舒悲哉窮而推敲于一室吟院也達而賡歌于廟堂亦吟院也有道者聽天所命而安之且夫天地間陰陽之唱和亦大吟院也而其理則備于易矣既以答諸生遂述言于劉君而爲之記

塵外亭記

十年前過甘泉訪復古登所謂塵外亭者意忻然留居

之復古請余記余謝未能匆匆題老劉師畫像去其後每見復古必問記去年冬再過甘泉適復古與其徒偕出空山無人白雲不驚欲徑造塵外不可得歲晚復古以書來謝徼記益急余問復古曰老子同塵而子塵外何復古曰將無同夫余也雖在鵷鶵腐鼠之外而不免猶在桐花竹實之中我豈能不同塵哉顧所以自立者不得不塵外不同則爭過同則流同塵外也塵外內也如此而後於道爲無敝且人亦安能得塵外而居之吾

道家以一世爲一塵而佛氏亦以積塵成世界吾嘗於日之過隙驗之世何往非塵也莊周以野馬塵埃爲生物之息相吹又以爲天之蒼蒼非正色下之視蒼蒼正猶上之視相吹者信斯言也則雖九萬里之上亦未見其果塵外而吾安得塵外而居之雖然自其同者觀之我且有塵外乎哉自其不同者觀之我獨且無塵外乎哉終南天下之名山也盧藏用居之則與朝市無異四皓隱商山商山乃近楚漢跳兵走馬之地由此言之一

念之靜城市未嘗非塵外一念之擾山林正未得爲塵外余聞而異之昔人固有風流醞藉明珠白璧驚動市人而望塵遥拜胷中之塵何如也至神仙中人往往鶉衣垢容膚如敗革日行於市市人不識也吾與復古游復古温然色笑若庸衆然不知其胷中謂我何如然觀復古拳拳求余一言揭之塵外余亦可以自賀矣遂書其語爲記復古朱氏名遂初號溪堂好學而善爲詩

梅間記

人不可不擇所處矣莊嶽之間能齊語洙泗之間有魯道出入兵間則知兵浮湛俗間則諧俗播間者賤河間者汚桑間者荒屠間者俠人不可不擇所處矣吾友劉公麟屋于梅花之下自號梅間想見歲晚花時如空江雪月浩蕩宇宙而君以清絶之姿翩翩其間奇哉梅有君子之道四焉其香也清其色也貞不屈於霜雪之中節操古不涸於桃李之場標致高是故以吟者尚其花以用者尚其實君朝夕周旋其間所以薰其德者多矣

抑君周旋是閒必有以稱是梅也然後可江南吟始于范蔚宗而盛于林和靖清風雅韻置之暗香踈影間宜無愧色蔚宗大節羞梅多矣折寄隴頭正恐梅嗔君手汙吾香爾梅閒豈易居哉語有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世謂離騷不言梅夫離騷焉往而非梅哉滋蘭樹蕙畦留夷與揭車扈江蘺與辟芷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衆芳所在是不謂之梅閒哉今公麟之居是閒也所與處者必雅人必莊士所往

來必元方康成之間所談論必子房李札之間雖無梅
而謂之梅間可也使公麟所與處者或不然雖庾嶺爲
家羅浮爲宫即無異鮑魚之肆矣夫人不可以不擇所
處尤不可以不擇所與哉公麟天分高年事妙歛華就
實吾方有望焉吾惟甚愛公麟而後有是言也

梅間後記

劉公麟作亭於居之東偏環植以梅牓曰梅間梅之爲
花不與桃李爭春而獨立於窮冬風雪之中其孤高芳

潔有類乎君子之操是梅間者君子之林也夫人之自修未有以驗其進否也惟立于衆君子之間而後知自修之難也是亭梅間居是間者必其孤高芳潔肖是梅也而後可苟無以肖是梅則我之與梅不相似者亦甚易見也天荒歲老霜月如江君以修潔之姿立羣玉間儼然衆君子之玉立乎其側是梅爲君進德之助多矣夫梅之未花也人見其索然枯而已不知其日夜之所息皆所以爲後之花與實者也詩不云乎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由梅固美才也使其未花之先而殘賊之梅欲花得乎夫惟毋害其日夜之所息故能爲玉爲雪皎然獨立於凝陰沍寒之中以至成實而有用者皆其終歲之所養也公麟居是閒以是思之則其所以待乎歲寒者有當用其力者矣公麟請余記之余曰公麟記之

寶慶堂記

以國之紀年名其私室未之前聞也吾於蕭氏之名堂

也有感矣葢濟國之祖晉卿以醫客丞相益國周文忠公門下後從通直守瑞陽牒爲職醫有官稱時節拜表上壽襴幞從諸公後一醫士起閭巷得此亦足自慰矣職醫居市南作堂名寳慶記歲月感上恩也又五十有二年而濟國徙于市之西作堂不敢易其舊名鍾儀操土風意也吾於子重有感矣代之廢興何國蔑有抑凡今之宅宅田田長子老孫孰非涵煦百年之澤而能知之而能言之者鮮矣學士大夫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

樂其平生其不負所事幾人地下之朝燭已非天上之
賜金無恙子孫高馬達官胥此焉出而孰知其所自來
異時太扁穹碑類無不鑱去紀年如辟大禁而閭閻白
屋讀岐黄之書者乃不忘其祖如此哉吾於子重有感
矣濟國之醫也不翅三世矣其父舜舉嘗封股愈其母
疾母九十六而終濟國厚施薄取如其先人亦嘗急其
父病股封焉噫可謂難也已余觀自古醫家惟徐文伯
兄弟子孫貴盛五世世其餘大倉公無子扁鵲華佗不良

死不聞有後蓋倉公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扁鵲隨時變易其術以規利華佗晚以醫爲悔雖曹操召之尚不徃心源厚薄之感良不爽哉易曰食舊德書曰邁種德濟國今日之所食者舊德也又邁種之則寶慶堂之慶將愈逺矣濟國請書之堂壁爲記

及幼堂記

劉季恭業扁鵲入秦之術而名其堂曰及幼鄉人皆稱之曰及幼及幼之子景雲與余善余過景雲及幼翁季

恭欽我於及幼堂之上余愛是翁恂恂焉篤實人也忻
然爲記之人亦孰無幼幼之心哉自徃時士大夫以至
田野委巷之人朝營暮度厚積多藏腴田甲第銅陵金
穴龍陽之橘平泉之石亦孰不欲以遺其子孫哉誠使
推此心以及人即去仁不遠矣奈何其不然也於是有
瘠人以肥已者始欲爲吾子孫計而百年之後高臺忽
傾曲池忽平向之瑶環瑜珥肌肉玉雪者不垢形敝衣
傭丐於人者鮮矣吾嘗謂使曹操推哭倉舒之心以及

孔文舉二子即孔文舉二子可以無死使宋齊丘視讓皇百口如暮年所失一兒亦何至貽李家明紙鳶之詩之笑哉夫醫難於幼者尤難食焉而不能知其節也啼焉而不能通其意也古人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赤子之所欲未易求也惟心誠可以求之推是心以爲醫則以醫師之任兼保母之慈自非恂恂篤實如李恭鮮有不厭且倦而孟浪試之者厭倦之心起而孟浪之術試則人之幼有不得其生者矣彼於其子若孫必不厭且

倦也若之何其不肯推是心以及人也左師觸讋有言
丈夫愛幼子甚於婦人夫豈惟人將天之愛其子也亦
於其幼者爲尤甚人能推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天亦
必推幼幼之心以及其幼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吾觀季
恭子孫皆足興其家者意者其天之所及也耶故欣然
爲之記

亦政堂記

政伯自少時鬬雞走狗六博蹴踘以豪舉聞江湖既老

無復江湖意客至則飲飲則歌如色衣中珠本性終在余恃有所甚愛政伯者與人言是非可否如破竹人亦知其公直皆心服無異詞吾又有甚敬政伯者政伯撫其弟諸孤同爨二十年吾每過政伯諸少玉立不知孰爲政伯子孰爲姪也人固有力厚於政伯者學士大夫能言有政伯所不及者閨政伯所爲能盡無愧否乎政伯質直未嘗有所自號諸公交政伯之久余謂今世例以推號行雖政伯自謙而朋友愛賢後生敬老不當爾

也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古稱家齊而后國治家正未易齊家苟齊矣推之於國而準爾吾故名政伯所居之堂曰亦政而爲之記以記請於余者多矣余不能作也乃自爲政伯號而記之佛言非衆生請我發心我自爲衆生作不請之友於余記亦政堂亦然後之讀吾文者知政伯有才不用爲可惜而聞政伯之風者不孝不友之習亦可以少變乎

空同記

以一身立於空虛之中所見無非空者而儒者獨諱言空諱言空以釋氏言空故吾言空與釋氏異釋氏以空爲無吾以空爲有釋氏以空爲虛吾以空爲實嘗試觀之虛空之中青天白日之皎然而雷霆風雨忽焉彌滿俄而忽焉彌滿者卒歸於無有而起視天地之間山川草木莫不津津焉有自得之色而枝葉華實各自靖獻吾然後知太空至有也至實也而太空卒不自有不自實惟其不自有所以能有惟其不自實所以至實古之

聖賢其隱而未當世用也退然若無能者及其措之事業遠可以爲萬世法至於功成而去油然無矜容蓋世之所稱伊尹太公之倫使其不遇主見用人亦以爲耕釣之末而已爾而豈謂其有經世之抱負哉後之君子其未試也沛然自以爲有餘而其小有所成就也哆然不啻至足故其功名事業雖有出於人其去太空也遠矣吾友李希元當其少年蓋嘗有志於當世之故而今則老矣於是焉退而題其讀書之處曰空同空同正自

有意也人才以用乃見而希元未用也余懼來世將不知空同所以爲空同者故爲之記夫太空能爲雷雨而世有七年之旱則有制之者矣而其於太空之體正自何以益損未知太空猶有所待乎吾文耶希元得吾文可以逌然而一笑也

天覺記

言覺自伊尹始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人非伊尹誰敢以天民先覺自處得民于伊

尹之時而受覺焉幸矣雖然伊尹不常有于天下而民未嘗不覺則天覺之也詩曰天之牖民使民必待伊尹而後覺則民之不遇伊尹者終不覺矣孔孟拳拳焉以其覺民之道而筆之書亦憂未覺之民不能常與吾身遇也顏子在孔門最爲高弟而夫子稱其不貳過則顏子常過矣過而不貳則一過不害其爲顏子也顏子之識異乎凡民夫子之覺聖於伊尹顏子一過而不貳焉宜也此顏子之覺也嘗竊怪夫鄭莊之念母秦穆之誓

師馮婦之爲士周處之折節彼非有大聖賢焉爲之先後而其愧悔之意發之由衷不可以已是果誰爲之也非天覺之而誰也人人有天則人人能覺其未覺者未遇天爾人將曰吾遇天難遇則覺覺則賢賢則聖學者平日讀孔孟之書不幸有一事之過幸而一念之動即遇天焉而覺之是亦可以自賀矣清江聶焱貽仲告余曰先師齋野劉先生嘗字吾齋曰天覺焱也未及請其說也今又得事先生先生生焱爲我記之焱將終身不忘焉

因爲言天覺之説焱唯唯重爲告曰天能覺子不能使子無貳過不貳在子夫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令子之覺也知也知而未嘗復行斯謂之不遠復斯可以無祇悔元吉焱乎謹識之哉

觀遠齋記

故相信國公草書遠觀二字筆勢神俊見者以爲飛仙化人作也亂後字既流落故人顏子俞得之易置爲觀遠榜于其齋之楣有問於予者曰遠觀觀遠何如予曰

遠觀誠者天之道也觀遠思誠者人之道也子俞之名齋主於教子故不曰遠觀而曰觀遠也子俞屬余記觀遠嘗試言之莊周曰風憐目目憐心夫風蓬蓬然而起也其起也有漸而至也有極當其刁刁調調之末亦有時而不能至矣而吾登高而望雖天際之遠一舉目而至之有不待起此至彼之漸也然目力則誠遠於風矣脫有一山之隔一雲之礙猶無見也而吾心之爲心前萬古之已往後萬古之方來六合之外思之即至雖離

婁之目萬此不能及矣是故風之行遠不如目之觀遠目之觀遠又不如心之觀遠也上智觀于百世中智觀于百年又近者觀于十數年四三年而愚者不見於目前旦暮之間豈不惑哉當其目前旦暮之得志大者郤嶧之石小者鄧塢之金豈不欲以夸一時而傳後代而不知高明之士固已追然而笑之由今追迹其行事盛衰反覆史傳十數行耳當其人得志時豈謂一日之如此哉而世之淺見之士猶謂勢利之可貪而可以久而

欲折節改業以從彼者皆可哀也顏氏之子之讀書於此也學而何所仕也仕而何所爲也能不來旁觀之笑乎雖然願諸君之觀於其遠也仰而觀之天去地八萬里之上未必無意也俯而觀之四方萬里之廣未必無人也上而觀之已往不知其何所始下而觀之方來不知其何所終也故觀于其近而已則世之人力誠若足以加乎天地而觀於其遠則不惟人事之得喪不足恃雖天地猶不足恃也而曾是目前旦暮之美哉且獨不

見夫楣間之書此者由世俗觀之其人之所爲謂之迂可也謂之愚可也而其筆墨猶能使人寶而藏之者何豈惟斯今將百世之後陵谷易位其書既雷電取將而望其碑思其人者愈久而方新也士亦何可不爲久遠計哉顏氏諸少多才吾與子俞老矣望諸少甚遠

核齋記

余爲童子時先生授之易至剥上九碩果不食先生曰五陽剥矣而一陽獨存於上譬之風霜剥落之餘而碩

大之果獨存生意又寄於此某曰取果人也非風霜也風霜固所以熟果也果熟而人盡取之明年未嘗無果何故先生無以答則曰童子嘗試言之某曰生意寄於碩果此以果中之核言也如以核不得以風霜比之以風霜比此根喻也非核喻也風霜落葉而根無恙來歲之生意自然如故以風霜比者根喻也今夫果自有種以來樹之伐者不知其幾而留至於今者核傳也根止於一樹而已核之生意又無窮也此碩果之所以妙也

先生可之彭君仁聚讀書之所曰核齋因舉兒時與先生問答語告核齋不覺一慨君自世變來所遭豈獨風霜剥落之比雖然君姑謹藏是核俟其時而種之可也

文昌閣記

昔者吾夫子道不行於天下而藏其核於六經至秦諸儒又取孔子所藏者而藏之屋壁得不焚不朽至漢而後種之其間老佛之徒蠹其果而不能蠹其核傳至於今核無恙也君謹藏之而已非其時勿種非其地勿種

文昌閣者故丞相文公所書梓潼元皇帝君之閣也梓潼神相傳以爲士之貢舉隸焉以故科舉士多奉之而其祀始被於東南予讀其化書自言其或爲神或爲人凡七十有三化他日神又降又言益二十一化爲九十四化其爲神不可知其爲人必世所謂忠臣孝子其書所云如此異甚予嘗思之通宇宙一氣耳天地間正氣之所在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其爲人也不爲忠臣必爲孝子雖越宇宙而一日合聖賢而一人可也吾

夫子不語怪神葢欲學者道其常而不溺於其變知其所可知而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豈并與其理而無之哉神以忠孝一念上通乎天端受帝命典司下土過惡揚善何所不總而天曹桂籍曰隸攸司杳冥荒忽似難致詰然自唐以來科舉取士號稱得人爲國名臣前後相望非神所相人豈其能徃時科舉探籌學校傅舍士大夫致身貴富辛負君父者亦多矣夫獨于科舉學校将廢之際則有傑人魁士迭生其間譬之滄海欲竭而

宣始建閣於觀之左廡閣之下爲堂曰桂籍由閣之左
爲複道登仙珍閣由仙珍登三元閣由三元而西曰春
雷閣紆餘宛轉步者如仙閣之建實景定癸亥云今年
春予來洞眞紹宣拳拳請書其事于石世旣不復貢舉
而紹宣亦非有聲利之求者其忠於事神果何所爲哉
吾以此知人心果好德也故樂爲之書而幷作迎神送
神之詞曰君何爲兮跨白騾儼冠帶兮仙之儒跨君騾
兮何所蜀天昏兮愁杜宇辛夷楣兮桂楣胡不歸來兮

君之閤執思兮在楣若有人兮呵護之告雷師兮勿余取嗟東南兮惟此一縷晨鐘兮暮鼓椒糈芬兮未極日晻晻兮將夕蜀山迎兮如雲來不可見兮去不可聞超埃風兮徙倚我所思兮夫君

融州使君竹所劉公祠堂記

祠堂古也祠於家矣而復祠於生平游息之地何子孫之志也其志何傷之也以是爲無所不用其情焉爾蓋融州使君竹所劉公之殁於桂林也子孫無所於葬即

桂林招魂而葬其衣冠於鳳臺山未知其魂之安否也故祠之家又祠之西溪西溪公生平游息之地也漢之原廟議禮者猶非之祠而復祠不幾於原祠乎君子哀其志焉爾古之復者於其平生游息之地門館廄庫無不致其禱是祠也有復道焉故君子哀其志焉爾初公之自融領義師赴桂林也廣西經畧使馬墍留公共爲城守計公晝夜畢力城且陷公知必不免取笏書其上云云晨起登城北面再拜已以袍笏埋之僕請行公毅

然曰我當死此汝歸告我子若孫吾家三世受國厚恩
吾得死所矣竟死烈焰中悲夫天地革命吾廬陵死者
三人焉丞相文山公太守竹所公寶慶通判曾公如驥
曾公葬文山公得骨於餘燼歸葬劉公無所可葬視文
山更慘矣然文山公子既死子姪故山泉石皆籍于官
雖欲把茅以祠之得乎融州無所可葬獨平生游息處
幸無恙子孫歲時伏臘猶能一龕朝夕奉祠公此文山
公之所無有也死而死爾亦何計乎他日之祠與否而

數之乘除亦若有非偶然者可感也前代死事者事平
得即祠其所以及其鄉校見謚忠烈節愍天命維新異
代死節之臣爲頑爲賊誰能慨然揭大公至正之道以
風厲天下其子孫賢者猶能幽憂隱痛恨其先世之泯
滅而無傳其不令子孫至諱其事而不敢道矣由此言
之融州之有祠復有祠天之所以報融州者厚矣公生
平於文山公最相好文山入湘過公安城傾倒連日天
下有事各自靖獻兩公握手九京無復恨也西溪在公

竹或訪百花洲髙平橋看柳賦詩而歸淸江人謂之七逸豫章黄珂爲之圖有問於某者曰六君則逸矣集賢公功名事業方將磊落軒天地亦可謂之逸乎余曰古之所謂逸民者不必皆隱逸之士也柳下惠以官則士師以采則柳下而夫子以逸民稱之以其超然世俗之外也集賢公以是邦守相而能忘其富貴之身與山林之士友此集賢公所以爲員嶠眞逸也晉竹林亦七賢也而顔延年止詠五君以山王貴盛不得與於斯今集

賢公能使六人者不知其爲貴盛之人也而與之游則必集賢公有以得此於六人也汲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容不愈重乎大將軍未重也大將軍有揖容乃足爲大將軍重耳後之觀此圖者指而曰天下功名之士出李公門者豈少哉而有是六人焉乃足爲集賢重也旣以對容復書其語記之逸書後且用桃花源記例爲詩以繫之云清江佳山水勝日得遨遊爲容安且閑意行倦即休使君豈無事行散如我儔麥熟雨及時暫釋民饑

[illegible]